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絜齋家塾書鈔卷六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錄舉人臣范翔集

絜齋家塾書鈔卷六

宋 袁燮 撰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自成湯至于盤庚又五遷矣亳邑商家之故都是時耿邑以河為患故盤庚復欲遷于亳焉民咨胥怨亦勢之自然平日安居于此田園室廬在此生生之計又莫不在此一旦使之捨而他適田園室廬必須再為之經理生生之計百事不便

而其往也道途之間又有跋涉之勞有搬運之費以人情度之其所願乎其所不願乎雖使賢者亦不免憚其役則民之胥怨是亦宜矣然河水衝決都邑圮壞何以立國雖欲不遷不可得也夫既不可不遷而民又不願遷然則當如之何盤庚于此只得委曲開導使臣民之心曉然知其所以不可不遷者則既不阻吾之事而又不大拂人之情內不失已外不失人此兩全之道也大凡人主欲有為于天下須使人已

兩全然後為貴世間有一等人但欲民之我譽違道以狥人之情或者又以為惟務吾事之濟而已理所當為于人言可以無恤二者皆非也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欲讀盤庚之書當以此觀之漢唐以來雖有河患而未嘗遷都商家何以遷之屢也蓋漢都關中去河遠光武都洛陽去河亦遠所以河雖為患而不及都邑至本朝都汴正在大河之中所以日夜須用防隄商家河患既是衝壞都

邑則安得而不遷然有商之君豈不能擇一水患不至之處建都而自契以來數數者何故蓋遠去則不勝其勞當時之遷亦只在近處河水衝溢所以常被其害也

盤庚上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慼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兹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民不適有居盤庚欲遷而民不肯往也以萬乘之主欲有所為而天下之民自不肯去由此觀之人主之勢豈可恃哉所以孟子謂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籲呼也慼憂也矢直也其直如矢故謂之矢言呼衆人而以直言告之謂自我王祖乙以來爰居於此此者指耿邑而言也當時耿邑圮壞祖乙亦曾要遷而當時之民亦嘗不從自常情論之上有所為而民不從盡虔劉之可也祖乙重民不忍遽加虔劉所以隱

忍在此然民之不能胥匡以生則甚矣水患如此都邑圮壞民皆靡衣偷食朝不及夕而又何暇相匡正得其生生之道哉民既不能胥匡以生故我今日不得不遷我嘗稽之於卜又皆盡如我之意故曰其如台此一句不可輕看謂之其如台蓋盤庚之心既自曉然見其不可不遷我之志先定然後謀之鬼神鬼神與我合則其當遷明矣所謂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如

當時舜欲以天下授禹舜志先定矣故從而卜焉則龜筮協從盤庚之遷都亦其志先定故稽之龜筞則如我之心古人卜筮不與後世同後世皆是疑似不能自決故決之于鬼神不知龜策之心即我之心也我之心不定則彼之吉凶亦安得而定所以其吉凶皆不可信卜稽曰其如台此兩句萬世卜筮之大法也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

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
有服者有此天下也嗣無疆大歴服可見先王恪謹
天命兢兢業業如此宜乎災變之可弭也而猶不常
寧則不能常厥邑至于今蓋五邦矣我之德未能如
先王我安知得上天斷然之命又况其能從先王之
功烈乎故我不得不承于古今日之遷蓋所以承于
古也
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紹復先王之

大業底綏四方

木雖已顛而猶有萌蘖則木有復生之理盤庚謂今日之事勢正與此類耿邑圮壞如木之已顛者然當其圮壞之餘却有興復之理惟盤庚知之故曰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蓋謂遷于新邑天命將永久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治極生亂亂極生治當其天下之極治而危亡之端萌焉當其天下之極亂而治安之兆見焉故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也盤庚

之時雖不至禍亂然耿邑圮壞紀綱不立人心頹靡遷于新邑再整頓綱紀再討頭理會却是復興之道蓋不好中乃是好也大抵人心久安一旦遷動其精神自是各別

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

上有所為令之不從宜逼迫之强其必我聽也而盤庚乃大不然方且委曲開道使其心曉然見是非之

理只此一數字便見得三代聖人所以忠厚處大抵天下之事有是非有利害理所當遷不可不遷此是非也以為生生之計在此憚於動移此利害也凡事只當論是非不當論利害蓋是者為利非者為害是非之中固自有利害之實當時之人惟蔽於目前區區之利害而不見其利害之實故不肯遷盤庚委曲開道使之知夫遷則利不遷則害所以使利害之實曉然於其心由乃在位自有位始也當時所以不肯

遷非民之罪皆只是在位之人葢民之利害小在位之人利害大彼富貴之家生生之計莫不在此根本深固一旦他適必不樂從盤庚深得其要故斆于民而始于在位之人前日恪恭乃職一心以事其上今而上有所為傲然不從且鼓率其民肆為怨讟果可謂之舊服乎以臣從君此法度之正也今而傲上從康畧無畏悍果可謂之法度乎故盤庚使之終始一心常如舊日之事而正其法度也曰無或敢伏小人

之攸箴戒在位之人不得隱伏小人之言也夫盤庚欲遷民咨胥怨今盤庚不見其為怨而見其為箴蓋民之有言謂上之所為非也此便是箴戒我處但其蔽於利害箴得不是爾吾今使在位之人無得隱伏凡有所言皆得以達於上然後因其所言與之商量則可以解其蔽而開其心茍隱伏而不得上達却如何開道得他自常情觀之浮言胥動正所以沮吾欲為之心宜不欲聞其言也今乃反使之無伏焉蓋聖

賢舉事必欲斯民曉然於心欣然樂從故使之皆得以陳其利害然後於是而開導諭告之不然雖强其必我從亦豈出於其心之樂為也哉若夫商鞅之徒則必曰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一切有所不顧矣三代聖賢豈如此哉夫民不從上令不逼迫之而委曲教告之胥動浮言不抑遏之而使無伏焉可見聖賢舉事與後世不同古人所以凡有所為而無不成者只緣得其

要領且如盤庚之遷被他如此詳説民便樂從等閑遷了若不得要領安能如此只觀由乃在位一句便見其所以能有成處

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王命衆悉至于庭羣臣庶民皆使之來也只看此一句分明如一家之中同共商量汝猷黜乃心黜其傲上從康之心也此一句尤見盤庚説得親切處夫上

有所為而為臣民者胥動浮言敢于不從是傲慢也懷土自安便目前之小利忘他日之大患是從康也盤庚謂汝且黙了這傲與從康之心聽我之説臣民之衆一聞斯言聳然知君命之可畏傲上之心無有也灼然知懷土重遷之為害從康之心無有也既黙傲上從康之心則是非利害之實豈不明白也哉盤庚如此説分明如良醫用藥藥與病對方攻得他病去嗚呼斯其所以為賢聖之君也歟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兹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案袁氏此節解永樂大典原闕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乃不畏戎毒於遠邇惰農自安不昬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此是告羣臣之言自君臣而言則君者臣之綱也自臣民而言則臣者民之綱也君既為臣之綱上有命令其可不從臣既為民之綱爾不我從又何以倡率其民故盤庚告以若網在綱使之深思夫所謂綱者知君為我之綱則必有以從其上矣知我又為民之綱則必有以率其下矣大抵此一篇書臣民皆在其中所謂王命衆悉至於庭自羣臣以下若父老若庶民無不在焉蓋古者臣於民不甚相遠觀周禮面三

槐三公位馬州長衆庶在其後則民常與臣為一處也盤庚前面説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所以民用丕變今汝乃反聒聒然起信險膚我不知汝所訟者何事既如此告其民此又告臣下謂民之不從皆是人臣之罪故若網在綱之喻既所以格其傲上之心若農服田之喻又所以格其從康之心當時之人所以不肯遷者其病只在這傲上從康盤庚深見得他之病故使之黜去其為心害者則道理曉然然

後從而諭之使遷則無不從矣大抵害心者不有所
黜則其善者無由得伸易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
而亨人心之有所蔽猶頤中之有物也茍非噬嗑安
得而亨盤庚所以後來終遷得成只縁他識得當時
之人底病痛破後世但知使民為善而不知先黜他
不好底心胷中既有所蔽如何良心解明此其事之
所以不能有成也盤庚前面既説汝猷黜乃心無傲
從康至此又説汝克黜乃心所黜者非他即傲上從

康之心爾此㸃字大有工夫須是直截棄捨無所吝惜是之謂㸃此非有勇者不能只此一㸃字是多少精神當時之人一聞此言所謂傲上從康之心皆無有矣盤庚謂爾而今所謂愛民非真能愛民也須是論實始得葢當時羣臣所以胥動浮言者必曰遷徙之勞道途之遠使爾民跋涉險阻蒙犯霜露深可憫念以此為愛民不知此皆是虛言非實德也若論實豈可不遷爾能施實德於民至于親戚朋友皆論實

商量我乃敢大言爾有積德若未能如此非積德也
蓋當時之人倡于浮言必以為我自有積德都邑雖
把壞我之積德自可以勝之殊不知天下惟實有是
理實有是事然後能有所積未能施實德于民却把
甚麽來積故盤庚謂汝能施實德於民至于婚友實
為此事然後可謂之有積德矣苟無所畏懼大毒於
遠近辟如惰農自安其能有黍稷乎蓋當時所以不
肯遷只是怠惰苟安而已夫平日安居于此一旦遷

從勞則勞矣然道理當遷如何不遷當時所見者利害也盤庚所言者是非也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

吉言吉祥之言也和吉言者謂汝當以吉善之言調和百姓也今汝乃不能如此毋乃自生毒乎蓋當時羣臣鼓率小民齟齬其上自以為利也自以為得策也不知今日雖可苟安異日都邑圮壞民不安居亦

將歸怨於爾以為由爾不使我遷所以致我今日狼狽則是爾之所謂得策乃大不得策爾之所謂至安乃天下之至危也故曰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不能施實德于民而倡于浮言鼓率衆庶是先惡于民也爾既先惡于民則民亦歸怨于爾非自奉其恫乎盤庚言此所以醒覺羣臣之心者可謂深切著明矣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

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汝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憸民者小民也小民聞箴戒之言猶能相顧忌而恐有口過今我之言委曲如此而爾非我從曾小民之不若乎況爾之命或長或短皆制於我爾不我從雖殺之可也爾若以為不當遷自當来告于我却可通共商量今乃不然而胥動以浮言鼓率小民齟齬其上之畫策其勢則誠可畏矣然我欲撲滅了爾夫豈

不可若火之燎于原雖不可近猶可撲滅天下豈有不滅之火哉到得我撲滅了爾乃是爾自取之却不可謂我不曾說觀此益可以見盤庚曲盡人情之意大抵世間人不過兩等一等人如商鞅之徒但知行一切之政一等人如宋襄公之徒號為行仁義之道二者皆非也若如商鞅一切不顧上有所為必欲强民之從一時之間固能立事功而所謂寬大優游之意何有焉然一於寬大優游而無森然不可犯者存

乎其間則失之委靡民無所畏懼亦豈能立事所以二者皆不得中道今觀盤庚遷都悉召其羣臣庶民親至于天子之庭而爲之反覆敷陳其利害開導其心術何敢以人君之尊自處亦可謂委曲詳盡矣然雖委曲詳盡如此而初不失之柔弱其間言語自有森然不可犯處若曰矧予制乃短長之命若曰其猶可撲滅直以生殺之權聳動之不特如此又直謂則惟汝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凜然可畏如此既不

若商鞅之徒咈人從已無復寛大氣象又不若宋襄之徒柔弱委靡不能有所建立其寛也温然如春其嚴也肅然如冬既使人愛之又使人畏之如此方是儒學方是王道純粹處欲識治體於此可見矣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盤庚遷都事體正合得此兩句與老成之人共事是人惟求舊也舍舊都而遷新邑是器惟其新也而當時羣臣不從正與此兩句相反人當求舊今也老成

之人則侮慢之器當求新今也懐土重遷不知圖新之計故盤庚舉遲任之言以告之使之道理明白則彼從而致思知人惟求舊之義果敢侮老成之人乎知器非求舊惟新之義果敢不從我而遷乎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兹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盤庚言我先王與爾祖父同其安逸同其勤勞休戚

一體譬猶一家惟爾子孫猶吾之子孫也我先王與爾祖父如此我豈敢輕以刑罰加于汝身然今爾不從我遷則不免施以刑罰我獨不念我先王所以與爾祖父胥及逸勤者乎故曰予敢動用非罰盤庚直是不敢也爾有戮力於王室者我皆選而用之無世不然爾有善者我皆顯而揚之無敢掩隱葢爾乃國家之世臣我所以待爾者甚厚謂之世選言世世選而用之也古之於世臣極留意孟子言所謂故國者

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只觀成周教冑子其法甚謹蓋世臣自與新進不同國家之本末源流無不周知而又能盡忠以事其上故欲其世世相接續祖父既賢子孫又繼之則國家常有恃矣此意甚好讀此處可以想像先王忠厚之意不敢動用非罰而有功勞者世選之忠厚如何哉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如後世之配享是也此意思尤更好蓋有功於王室者直是不忘纔是享于宗廟便能作

福作災此非盤庚姑為是說蓋實有此理也既能為禍福我其敢動用非德乎嗚呼自常情觀之以萬乘之尊凡先王之功臣皆吾臣也何懼其能為禍福而盤庚乃恐其先世之臣作福作災而不敢動用非德然則今日遷都之舉盤庚豈率爾而然爾臣可不從哉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

我為遷都之舉直是難之勞民動衆豈是易事我今

告汝于難我思之熟慮之審明見其不可不遷如射之志於中的更無毫釐之差此一句可見盤庚遷都直是計較得審細不特盤庚遷都二帝三王所以處天下之事皆在此一句堯舜之揖讓湯武之征伐此也曾子之去子思之守比干之死箕子之奴禹稷之過門不入顔子之居于陋巷亦此也不特處事凡一語一默一動一静皆如射之中的更無毫釐之差

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

予一人之作猷

老成之人慮事深遠當時固欲盤庚之遷所不從者新進之徒爾故盤庚使之無侮老成人都邑圮壞民不寧居强有力者皆自能逃避被其害者惟鰥寡孤獨幼弱之人爾所謂老弱轉于溝壑是也故盤庚使之無弱孤與幼蓋今日汝不肯從我而遷異時都邑圮壞孤幼罹毒乃汝虐之也各長于厥居者使之皆思為長久之計也今日憚目前之小勞雖得一時之

安逸然豈長久之道哉勉出乃力者人皆有此力但
苟安怠惰不知自勉故其力不出若能奮然自勉再
整頓精神起來則前日苟安怠惰之人轉而為强有
力之人矣此無他其力出故也能勉出乃力然後聽
予一人之作猷必深入于其心矣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
自羣臣而言則大臣為邇小臣為遠自臣民而言則
羣臣為邇小民為遠盤庚謂我不論遠近有罪者則

必伐有德者則必彰顯之斯言一出誰不聳動蓋盤庚恐當時羣臣或恃吾為大臣或恃吾為世臣故言我之賞罰如天地之無私則羣臣之心於是乎失所恃矣

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盤庚謂自今日既遷之後邦家因此而臧則皆由爾之衆肯從我遷而致此也其或邦之不臧乃是我有失德故致天下之罪非遷都之過也此言所以示其

不可不遷之意蓋道理當遷只得遷其或遷而邦家不臧乃我自有失德豈遷都之過耶在成湯則曰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在武王則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在盤庚則曰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大抵待人者常恕而待已者甚嚴二帝三王同此一心而已盤庚之書其中雖有刑罰之語然至此發為斯言此其所以為三王之粹也

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

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當時聽盤庚之誥者悉至于庭之人爾而未及遠也故使之致告焉致告者轉相告語使吾之意達于四方萬里之遠也自今至于後者盤庚謂以前許多事我皆不與爾理會繼自今日以往須當各恭乃事齊乃位度乃口今汝傲上從康果恭乃事齊乃位乎胥動浮言果度乃口乎自今日以後須盡革其舊可也日之一字又盤庚之深意言當日日如此不可使有

間斷若使今日雖能聽吾之言而他日私情復作又將中變而不肯遷矣故使之日日如此所以使其工夫接續無有間斷也只此一日字多少精神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

此書蓋盤庚既遷中道所作上篇大畧是告臣民亦在其中此篇則大畧告民之辭居多蓋涉河既遷爲

之臣者固無慮其中變小民無常萬一背叛離散豈不大可慮哉此盤庚是書之所以作也誕告者大告也大布心腹使人皆信之也天子所止之處皆謂之王庭此在道之王庭也小民咸造於庭而無有褻慢者焉觀咸造勿褻四字便可以見先王之道不以君尊自處鄙夷其民而使之皆至于天子之庭其親之如是然雖親之而無有褻慢則亦未嘗不尊其咸造也薰然其和其勿褻也肅然其嚴君民之情通達無

間而君民之分亦未嘗不肅夫是之謂執其兩端一於寛和而無凛然不可犯之意非也一於嚴肅而無藹然相親之意亦非也惟咸造勿䙝二者合焉此先王之道也

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蔡氏此節註大典原闕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慼鮮以不浮于天時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

自下承上謂之承以君臨民而曰惟民之承先王之敬民也如此使民如承大祭古先聖王所以待其民者分明如下之承其上故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周官獻民數於王王拜而受之只覷承之一字便見得三代治體與後世不同君敬其民故民亦皆保其上而同其憂慼焉鮮以不浮於天時者言大畧皆是順天時而遷也順流曰浮天降大虐於殷故先王不敢懷居其所動作皆視民之利而遷也盤庚言此

其意以為遷都之事使我先王未嘗有而吾創為此則汝雖不從可也然自契至於成湯八遷自湯至於今五遷矣何前日能為之而吾今日不可為也故曰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盤庚此言最妙所以使其此心渙然開釋也承汝俾汝即所謂惟民之承既曰惟民之承又曰承汝俾汝說此兩承字盤庚又有深意蓋盤庚恐當時之民以為吾以人主之尊而臨其民驅逐之使他適故為此言以明吾之心不如此何者

當遷而不遷至於都邑圮壞小民蕩析離居則是我不以民為重褻慢之而然其為不敬大矣當遷而遷目前雖若小勞乃是知民之為重敬之而不敢忽所以如此盤庚涉河深恐當時民不諭其意故明以告之使知吾今日之遷非以刑威驅之以至尊臨之乃是敬汝欲汝與我共享熹康之福也嗚呼盤庚遷都之本心著矣

非汝有咎比于罰予若籲懷兹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

厥志

盤庚謂吾所以遷非是汝有罪而罰汝亦非是我自為一身皆是為汝之故都邑圮壞汝民將蕩析離居故我所以須著用遷嗚呼當時之民以為盤庚自為已計也斯言一出其心寧不為之聳動乎且天生民而立君不過欲司牧下民人主舉事豈可自私其身亦無非為民計以丕從厥志此一句尤當著力看蓋民之本志也只要遷是非可否本心未嘗不明但一

時為利害所蔽憚其道塗之阻遷徙之勞所以不從盤庚深見其本心故直指言之以為汝之本心亦只以為當遷吾今日之舉乃所以大從爾之志此一句是盤庚遷都底骨髓盤庚所以遷其根本全在此前乎此特未説爾至此説出愈更分明大抵天下之至明者人之本心也今試以遷都之事問一愚鄙之人其當遷乎其不當遷乎必以為當遷矣此豈非人之本心本心雖明一時蔽於利害則往往眛於是非之

理然其實自不可泯沒古之善與事者不從其一時之情而從其本然之志非獨盤庚為然堯舜三代治天下皆是從人心上做起初不曾外人心而他求此一句關係甚大學者所當潛心玩索也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

盤庚既已涉河則是民已從盤庚而遷矣然且曰將試以汝遷何哉觀試之一字可見盤庚敬民之意蓋誠不強迫民之必遷也遐想盤庚敬心分明如承大

祭如朽索之馭六馬兢兢業業敬畏恐懼惟恐民心中變而厥邦之不安何敢强民之從也哉當子細玩味這試字

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

觀困之一字見盤庚謀遷之時其反覆思慮不是輕舉葢不遷則都邑圮壞民生昏墊王業不成遷之則勞民動衆人心弗從跋涉阻險勞費不一不遷既不

可遷又重咈人情而民不我從又思量如何去告戒他如何去感動他日夜思念至於憂困所謂困於心衡於慮也觀此一字可以深見盤庚之心盤庚言我之此舉其思之深慮之至矣汝乃不念我之所以困者為誰如此反肆為胥怨以違上之命令其可乎宣達也爾民皆有此心只被利害之私横乎胷次所以本心不能宣達爾不宣達乃心敬念誠信以感動我一人爾惟自取鞠苦爾傲上從康可謂不敬矣亦可

謂不信矣鞠窮也今曰不遷則都邑圮壞老穉轉乎溝壑非自取鞠苦乎譬如乘舟而弗終濟則其所載必臭腐此又是盤庚委曲引喻使之曉然見利害之實正當涉河之時故指舟以為喻

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這忱字即是欽念以忱人皆有此忱然須是相連屬乃可今日既要遷明日又不要遷則是忱信之心渙散而不相接續既不相接續事如何得成惟相率而

沉溺爾盤庚當時欲遷斯民往往懷怨怒以咎其上故又告之以不其或稽自怒曷瘳言人之怒只是為私情所奪不曾子細契勘且如遷都一事爾試子細稽察其利害是非以為遷是乎不遷是乎水患一至民生不能自保則今日誠不可不遷也理所當遷吾從而遷焉怨怒之心何自而生人所以有怨怒者正緣是不曾稽察或問明道先生曰人要怒是如何先生曰但當怒時量度道理當怒與不當怒怒自然是

息即此理也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爾民所以不肯遷此皆不為長久之計又不思不遷之災若使為長久之計則耿邑圮壞近在朝夕豈可不遷若思蕩析離居轉徙溝壑其災害切身又安有違上之命者爾今日皆不曾自去思量此是告他最親切教他試自思量看盤庚告民一句是一服藥汝

若不遷是不以逸樂相勸而以憂相勸也汝之意必以為今日之遷有跋涉之勞故苟安以祈目前之樂殊不知今日雖有此逸樂他日水患之至尚安得享此逸樂乎故曰今其有今罔後爾之不遷其害立至雖欲久生在世何可得乎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一即是前忱字盤庚深恐民心之中變復煥然而散

故命之以一使其心常如今日則遷都之事庶幾有成若今日欲遷而明日不肯遷終始不如一也汝心纔不一則是起汚穢以臭敗當日之遷亦不下數萬人人纔衆則其間必有姦宄之人倚衆以為亂者故曰恐人倚乃身言汝雖欲遷了又恐有人倚爾之身而為亂可不謹哉迂乃心者爾之心本自正直又恐有人將利害之私來蠱惑汝使不欲遷則正直之心反為迂曲矣汝前日在耿邑幾被水害汝之生理幾

絕矣我今日遷使之在安樂之地是我再接續爾之
命于天也我又非以威刑驅迫汝使之遷我之本意
正要畜養汝衆使汝得全其生爾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失于
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萬民乃
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
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此是告民謂我先神后亦曾勞爾之先而遷我所以

進爾於此用懷來爾即王命衆悉至於庭之意也都邑圮壞我若久於其地而不遷則高后定降罪疾於我何者我今日所有之民先王之民也水患將至而不遷是我虐其民何所逃罪今我欲遷汝萬民乃不與我同心先后明明在上自上罰汝汝何能迪乎迪者道也言無辭也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

死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此是告臣在民言爾先在臣言乃祖乃父臣民之别如此此亦與上章同義大畧言我若不遷我定受其罰我欲遷而爾不從我遷則此罪罰却是爾當之夫所謂我先后所謂乃祖乃父皆鬼神也盤庚何以知其必降罪罰必降弗祥此無他以吾心而知之也吾之心即鬼神之心也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

神之情狀吾之精氣遊魂即鬼神之精氣遊魂也以吾之心如此則知鬼神之心亦如此且都邑圮壞吾心知其當遷當遷而不遷吾心知其為非也吾心既知其為非則鬼神亦必以為非鬼神既以為非則安有不降之罪罰者此無他只緣統是一箇道理盤庚又不是且如此説灼然見得道理是如此然又須看盤庚説這兩箇勞字曰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又曰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所以下兩箇勞字者盤

庚之意蓋謂我先后亦曾勞爾萬民羣臣以遷然當日羣臣萬民皆不憚其勞苦從我而遷蓋以遷為是也爾之先祖父既從我先神后以遷今日我欲遷爾乃憚一時之勞而不我從爾先祖父以爾為是乎非乎吾知其必以爾為非安得不降罪罰所以說這兩箇勞字盤庚之意深矣我不遷則罰罪在我爾不從我而遷則其罪罰在爾盤庚與臣民皆一等說這禍福這意思甚好不謂人君之尊自有一等禍福臣民之

毋又有一等禍福皆只是一體言之後世豈肯如此說便見得這是三代之時聖賢之君說話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絶遠

不易謂斷然不易也永敬即無爾忱不屬之患今日雖敬承我命明日汝儻又褻慢而不從果能永敬乎大恤恤其大者也一時遷徙有跋涉之勞此事之小者也適茲新邑相與生生為無窮之計此事之大者也爾當恤其大者毋恤其小者爾今雖遷若其中有

一人萌背叛之心此便是相絶遠而不能相保以生
要須使之歡欣交通閭里相保故曰無胥絶遠
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曰分曰各此兩字當子細看蓋當時之人浮言胥動
皆不曾自去思量但見上有倡為之説者則下之人
皆同聲和之以為遷之非是初未甞反而思之盤庚
於是使之分念使之各設中焉各自反之於心今日
之遷果是耶非耶不可但随人浪説各自思量則道理

自見夫中一也今而使之各設中葢隨聲是非乃是人各有心各設中焉到得道理至當處人心一而已使之各設中乃所以使人心之一也嗚呼盤庚何以深見斯人之病而用藥如此之切當哉葢古者賢聖之君其胷中無一毫之蔽所以深見得他人之心一言一句皆切中人心之病若使其胷中先自蒙蔽何以知得如此之深當時所以不從正緣隨聲是非不曾各自思念惟盤庚此心明白所以灼然見得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當時所以不肯遷只緣大家巨室各有寶貨深恐道塗之間或遇姦宄致遭刼奪所以倡為浮言齟齬其上盤庚深見得當時之病在茲故前面既說具乃貝玉此又嚴暫遇姦宄之刑暫遇者卒然相遇即為姦宄蓋當時豈能一一皆是好人小人惟利害是視何所不至萬一道塗間或遇刼奪這便瓦解渙然離散

如何遷得成所以其刑須著用大故嚴剿殄滅之無遺直皆滅了更無遺類凜然有甚可畏者予則孥戮此乃治軍之刑令而以孥戮之刑施之遷都之時雖曰軍容不入國然這事非十分嚴不可此便見得古人之善變不拘於常處盤庚之誥雖曰寛然嚴處直是嚴葢不如此不能成事後世所以做事不成皆緣是不知變古人處事通變不執直是與後世不同當時固不曽用此刑但其號令不得不如此嚴號令既

嚴則人知所畏避而不敢犯人既不敢犯則又曷常果用之耶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易曰生生之謂易生生二字不可不子細看內外精粗皆在其中自能離圯壞之處適茲新邑得以安居樂業室家相保此亦生然所謂生者不特是活在世上永底烝民之生此之謂生豈徒具其形生而已哉苟不明道理雖生無以異於死者如此說生又進一

步若更向上説則為善而進進不已日新又新有無窮之意焉此所謂生生也須知是若精若粗皆在其中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古者建國前朝後市右社稷左宗廟今既遷矣此其位不可亂故正之綏者安也民方新集凡事未便也

室廬未便也器用未便也所授之田畝未嘗耕耨也須是綏他使之至此如歸有今日安居之樂忘前日遷徙之勞處新造未集之邦而無異於久處長安之地閭里之間熙然如在春風和氣中則民皆樂其處而無渙散之心矣觀綏之一字須當知其中有無限事周官旅師致新甿之法使無征役以地之媺惡為之等此下一綏字則其間如役使如授田皆與常時不同特不詳言爾尚書與後世諸史不相似後世史

書皆分明說了如尚書只下一箇字其中有無窮之義且如乃正厥位只說一正字綏爰有衆只說一綏字而其閒自有許多條目所以學者讀尚書不可不自思索也無戲怠使之不得嬉戲怠惰也當時臣民所以不肯遷只緣從康之故盤庚方其未遷諄諄訓誨若曰勉出乃力若曰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若曰惰農自安不昬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皆所以黜其從康之心也今既遷矣又恐其此心復散

不知為生生無窮之計故又以此言戒之此便見古人不已處前日之戒懼其懷土重遷欲使之黽勉以從事也今日之戒懼其既遷而怠欲使之孳孳不已勤於為善也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戲怠之心豈可一日有古之王天下者常置斯民於不得不勉之地故書曰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又曰黎民敏德堯舜三代治天下常使斯民勤於德盤庚既遷之後而猶戒民以無戲怠其意深矣伊川易傳解卦說其來復

吉以為既解其難而安平無事是無所往也則當修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治是來復也謂反正理也自古聖王救難定亂其始未暇遽為也既安定則為可久可繼之治自漢而下亂既除則不復有為姑隨時維持而已故不能成善治蓋不知來復之義也此語甚佳學者須當看盤庚既遷之後猶如此告戒便見古人不同處懋建大命即孟子所謂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

或謂盤庚至此始言敷心腹腎腸則前日之所言其不情乎此非知盤庚心者也盤庚三篇之言皆是敷心腹腎腸也且盤庚所以遷又非以刑驅之又非以智術籠絡之一味只是至誠感動若使其心腹腎腸有一毫隱而不敷却何以感人動物以是知三篇之書無非心腹腎腸之言所以言於此者蓋說罔罪爾衆爾方前日未遷之時嘗有罪之之言若曰矧予制

乃短長之命若曰我乃劓殄滅之盤庚深恐斯民既遷之後猶懼有罪戾之及故明白以告之謂我今日不復罪爾衆爾衆亦無可罪也民於此始安然無疑矣

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前曰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此又曰爾無共怒所以多説這怒字者蓋人情方去故即新則凡事皆不便則必怨怨則必怒故盤庚使之無共怒無協比讒言予

一人自常情觀之今既遷矣又何可怨亦何譏言之有然盤庚猶諄諄告戒者葢雖是既遷萬一動其怨怒之心萬一有為譏言鼓扇於中者則民將不安其居豈不大可懼哉此盤庚之所不能已也夫既遷之後而其言如此此處當著精神看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

適於山既所以依險阻亦所以避水患凶德水患也

降凶德謂居高而臨下也

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

盤庚之遷一則耿邑圮壞民皆昏墊將以避水患一則亦是天意將興復商家使之離此舊邑復亳都復如成湯有為於天下使天下復為成湯之世此是兩意何者耿邑之都亦已久矣今而圮壞分明是天誘其衷欲復我高祖之德使我再討頭腦做大禍之中

有大福存焉惟盤庚之心上與天通知得天意是如此當時之人初不知前此盤庚亦嘗露其意矣曰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但前此未遷未可說破至此始明言之雖然亦是盤庚有志要出來做所以見得使其無志豈能有成耶

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盤庚謂我亦非是以已意自為我嘗謀之篤敬之臣而彼亦以為當遷也自古人主事雖出於已意亦須

賴賢人輔助周公伐三監有十夫予翼人之有生或禍或福或夭或壽皆有定命耿邑圯壞則民命皆絶故我之遷乃所以使既絶之命復得以生蕩析離居之民復得以安居樂業所謂予迓續乃命于天是也承即罔不惟民之承底承字的知民之重君之輕故以上而承下以貴而承賤忘其勢位之為尊崇也觀此一字可以知三代聖人之道

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玆賁

盤庚之遷人謂其不恤人言斷以已意而必為之也不知盤庚所以謀諸人者蓋悉矣觀朕及篤敬與夫非廢厥謀之言豈以已意而自為也哉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愚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戰國之時操一切之政者所為三代聖賢舉事豈肯如此說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數者無一不從是之謂大同舉事必至於大同方是盤庚之遷反覆思慮所以

謀及乃心者至矣朕及篤敬非廢厥謀所以謀於人者悉矣各非敢違卜則又謀及卜筮焉盤庚曷嘗敢廢神人之謀而惟己是徇哉弔由靈靈者善也用其謀之善者也宏與賁皆大之義恢張其廣大規模也大抵為天下者其規模須當極於廣大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且管仲非無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之功然功烈如彼其卑若唐虞三代之治其廣大悠久與天地同量所

謂用宏茲賁惟唐虞三代之時為然處圯壞之都邑人情以為亦可茍安然非廣大悠遠之計盤庚所以斷然遷于新邑蓋將再造王業為長久不拔之規也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

孟子曰王若隱其無罪又曰惻隱之心隱者若有物隱于其中也聽吾之言而其中若有物隱焉則所入者深矣若耳雖聽之而未甞念其言未甞有動於中

豈所謂隱也哉簡者如所謂惟簡在上帝之心相者如所謂佑賢輔德之意簡言其不忘汝相言其輔助汝也我勉力以簡相汝汝其可不念敬我衆乎

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

好貨之人吾所不任果敢以恭生生之理與夫能鞠養斯人謀人之保居使之安居樂業者吾其以次序而敬用之功有大小故用之亦有次序也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

羞進也進爾而以吾心之所若與否者明告之若否即是好惡好貨者吾之所否者也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者吾之所若者也我明示以吾之所好惡汝當無一事之不敬則好貨之念其敢或萌而生生之理其敢有不恭乎

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庸用也生生之理未嘗不在天下在人用之爾如有物於此能用之則為我所用生生之理自古固存朝

夕從事焉所謂庸也未嘗從事則此理與我判然二物於我何有焉民皆有此德在上之人有以敷廣之蓋德雖民所固有然良心善性至微而未著至小而未大也在上位者有以啟迪教化之使微者日著小者日大則民德廣矣一心之人吾其永任之所謂永肩一心也盤庚之遷當時所以胥動浮言正縁在位之人惟貨是顧所以憚於遷徙夫天下之事不過義與利而已舜跖之分可謂遠矣亦不過在利與善之

間惟利是視而不顧其義之所當然此當時人腹心本根之疾豈可不與除去若今日既遷之後前日好貨之心猶未盡除則豈能盡忠以事上乎盤庚深見其病所以明示之以好惡使之皆從吾心之所若也且人惟一心既欲為善又欲為利豈所謂一心也哉盤庚所以告其臣大畧使之一心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絜齋家塾書鈔卷七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錄監生臣俞錫玉

絜齋家塾書鈔卷七

宋　袁燮　撰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古人亦有言夢者矣武王朕夢協朕卜孔子吾不復夢見周公周禮亦有占夢之官季冬獻吉夢於王葢事有兆朕故見之於夢此亦嗜慾將至有開必先之一端也然而高宗之夢亦異矣常人雖有此夢未必果有此事高宗之夢乃於茫昧恍忽之中明見其人

及得諸巖野而與所見於夢者無毫髮殊何其異也嗟乎高宗恭黙思道其精神専一矣其邪思妄念一毫不作矣此心無所障蔽是以上與天通得良弼於夢寐之間夫復何怪且人亦未嘗無夢然亦有日間無此事而乃有此夢者是豈晝夜不同而夢覺有二理哉其實一而已矣衆人之夢也只是旦晝之所形高宗之夢也只是旦晝之所念何者凡人日用之間邪思妄念何可勝數雖未嘗爲此事然而有此念也

既有此念宜有此夢天下安得有旦晝之所不欲爲而夜形之於夢者高宗朝夕之所思念念在求賢是以見之於夢亦不外此其精神直與上帝相通此豈有一毫之他念哉大抵徹上徹下只是一理只是一心高而爲上帝甲而爲下土皆此理此心而已惟其本一是以上帝雖巍巍然在上其精神直與之交賢者隱於巖穴之間其精神實與之接常人惟有所障蔽是以扞格而不通聖賢此心虛明無所障蔽則天

人之際豈不相與流通而無間哉此無他惟其本一而已矣

說命上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亮明也陰默也古者憂宅三年不言雖不言而其中甚明故謂之亮陰既免喪可以言矣而猶弗言其不

言中有多少工夫高宗所以能神交上帝所以能得良弼皆自不言中來大抵寡言者其工夫必深多言者其工夫必淺寡言者其工夫日積多言者其工夫馳散如人之哀樂喜怒藴蓄於中未便發散若泄之於外則不久而息故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孔子亦云予欲無言古之進道者其言語極少識以多言最減力譬之天將雨迅雷一震往往未必有雨何則其氣泄故也高宗三年不言既免喪而猶不言

則其涵養於中者爲何如哉若高宗可謂知之者矣大抵人之於道必貴乎真知能真知之方可謂之明哲所謂真知者如知陷穽之不可入知水火之不可蹈也人未有觸陷穽蹈水火者何則以其知之審故也至於爲不善則反不知也使其知爲不善亦如陷穽水火之可畏也則天下誰復有爲不善者哉伊川先生嘗言知之深者如親遭虎之傷者也未嘗真知如聞虎之傷人者也此之謂知是真箇知高宗恭默

思道三年不言既免喪而猶不言可謂真知矣可以君臨萬邦爲天下之法則矣故曰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禀令其尊高宗也如此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兹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高宗至此猶未肯言而乃作書以誥嗚呼其用功之深如此詩稱文王之德曰克明克類類者似也人主處四海九州之上操慶賞刑威之柄其位巍然極天

下之至尊也必有莫大之德然後其德與位始類苟居莫大之位而以中才處之豈所謂類哉夢帝賚予良弼謂之未嘗有所見耶則帝賚之言非誣也謂之誠有所見邪則所謂帝者豈有形也哉如道家之說則謂天帝與人間無異夫天地之性人爲貴至貴莫如人所謂天地亦不過只是人如道家之說未必無理然亦何從而知之非吾儒之所當論也大抵可以此心論而不可以形骸論所謂天者只是此心此理

而已高宗夢帝賚予良弼亦未必果見上帝意者夢寐之間親見傅說或曰此天之所賜以與人主共治天下者耶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

高宗之夢不其異哉以夢中所見之形象旁求于天下果得其人既得其人遽然信之而不疑遂以牢相之任授焉是何高宗信其夢之深也於此可以見高

宗之心矣常人平日工夫未到是以自疑其心安得信其夢高宗恭黙思道三年不言旣免喪而猶不言想其於居喪之禮曲折周旋無所不盡是多少工夫此心洞然清明無一毫障塞是以亦自信其心亦自信其夢㧞之巖穴之間加諸王公之上非高宗自信之篤豈能如此故曰於此可以見高宗之心矣

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宰相非比百僚庶尹各有職分宰相之職不在乎簿

書期會斷獄聽訟之間朝夕人主之左右輔導上德此宰相之職事也古者三公坐而論道日夜周旋人主之側人主以此任宰相宰相亦以此而自任焉觀伊尹弗克俾厥后爲堯舜其心媿恥若撻于市必欲使是君爲堯舜之君此正宰相之職分也後世宰相進見有時朝而奏事不過如一胥吏執文書以事其官長爾所以輔導上德啓廸君心者何有焉高宗以輔德而命傅說此正三代宰相事業漢唐以後此意

不明矣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此皆是輔德底事金不就礪則不能成器人主非賢臣何以成德濟川非舟楫則不能就岸人主求道非資賢臣亦豈能有所濟乎蓋方求道而未得猶泛然於中流而未至岸也須是濟得這川方可人主求道

亦須當著邊岸詩稱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此又足以見高宗求助之切如此渴於忠諫之言如苗之將槁望霖雨之降高宗之心何如其切哉此皆是說人主身心上事不可作事爲上說觀啓乃心沃朕心兩句可以見矣啓乃心者凡有所懐盡言無隱也沃我之心猶霖雨灌漑萬物也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大抵無討頭處却是討頭得著無理會處却有理會得底道理孔子

教人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蓋因其憤悱然後從而啓發之也高宗使傅説以苦切之言啓沃我心使我至於不能堪忍無處置田地却於此忽然有所省覺譬之服藥至於無理會處厥疾始瘳高宗之言可謂深切矣此一句是使傅説以苦切之言語來相逼束至於瞑眩下一句是使傅説朝夕輔道使我常常分明稍不分明便陷於不善矣跣而視地是以目看照管此身是以心看人之所以陷於不善者此心不明不

能視故也須是使此心清明常在裏面看始得欲吾心之常明其無待於賢者之輔助乎此高宗所以拳拳於傅説也此一段皆是輔德底事葢所貴乎人主者非謂屑屑然用其聰明於事爲之上正心修身盛德純全則君道盡矣所貴乎大臣者亦非謂區區在一職一事之間輔成君德至於堯舜之盛則相業隆矣觀高宗命傅説只説以輔台德不在事爲上理會於是乎知君道矣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高宗命傅說句句深切惟暨乃僚之語尤見其深切處夫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須是慎簡乃僚使之皆端人正士然後足以善君心矣苟輔德者一人而蠹壞者十人且一日暴之退而寒之者衆如有萌焉何哉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此文武之所以聖也率循也迪行也先

王凡商家之賢君也高后成湯也率循先王之道而行成湯之事焉蓋高宗之意欲復如成湯之有爲於天下也觀其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罔俾阿衡專美有商之言則可見也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高宗之資傅說者切矣說復于王未聞他論而首之以從諫何哉嗚呼說之意深矣蓋高宗之爲君須當

使之從諫彼其恭默思道三年不言眞欲出而爲中興之主其英鋭果敢之氣孰能禦之大抵人主昏者固不足道其中才之主亦不患其不能從諫惟英鋭果敢有爲之君却恐忽畧夫忠諫之言高宗思道之切至於神交上帝彼自視胷中無所愧怍如何能降心以從諫雖其言深切未必眞能從也故傅説少抑其英鋭果敢之氣使之降心以相從焉

説命中

惟説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
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此告高宗以天子之職也天之立君豈徒使之饗崇
高富貴之極而恣其逸欲哉惟民有欲無主乃亂故
生聰明之主以治之則亂民者乃人主職事也治其
亂謂之亂民亂而不治君能治之是謂亂民人主果
知吾之職分在於亂民則豈敢不兢業豈敢不反覆
周旋思所以亂民者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

教化之不行風俗之不美皆以為已責而朝夕究心焉則亂民之職盡矣後世人主初未嘗知其職分之所在羣焉而居任其自安自危自生自死所以使之飽食煖衣養生喪死而無憾者既闕焉不備而其教之者則視古尤大異焉周公酒誥一篇禁民羣飲其嚴如此後世則崇臺觀飾倡優導之淫欲勸之沈湎自上至下惟以財賦為急日朘月削凡可以刻剥者不遺餘力所謂亂民之事全然錯了此無他不知吾之

職分在此而已古者以一人而治天下後世以天下而奉一人賈山所謂周以千八百國之君養千八百國之民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亦此意也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此兩句是萬世人主之職分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高宗可謂聰明之主矣精誠之極至於神交上帝使此心有一毫之蔽何以能然聰明如此而傅說方且戒之以憲天之言何哉蓋聖人之聰明雖與天爲一

然聖人亦人爾人之聰明有時而不聰明天之聰明則無時而不聰明利欲昏之外物奪之人固有時而不聰明矣仰觀諸天萬世之上如此萬世之下亦只如此日月之運行終古不變而光景常新其聰明如此故爲人君者必取法於天常如天之聰明憲之一字其中煞有工夫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此所謂憲天聰明者也人主憲天聰明則此心無一毫之蔽自無一毫之失凡所施爲犁然有當於人心天下皆尊仰

之皆信服之此臣之所以欽若而民之所以從乂也

歟

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

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

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

乎至於出其言不善而人違之辱莫大焉故曰不可

不謹當思所以招羞辱者人主著心於甲胄則天下

竊視其君之意便足以起戎心故甲冑所以起戎夫口豈能不言而所以衛其國者亦豈能不用甲冑傳說之意蓋謂言語不可不謹而君心不可有所倚著爾如衣裳在笥豈謂藏諸篋笥不以與人哉蓋言在笥之時則當致謹既出之後雖謹無益也學者讀書當以意逆無瑕者可以戮人故干戈當省厥躬必在彼誠有罪在我誠無媿而後可用焉苟在我者猶有未盡在彼者未至於可刑則干戈其可輕用也哉雖

然高宗三年不言既免喪而猶不言其言語之謹如此而傅說猶有起羞之戒何哉嗚呼說之意深矣大抵人主英特高明者固可喜而亦可畏天資不至高明不甚英特凡事却能致謹惟英特高明之資凡事却恐忽畧高宗英特高明之主也雖曰三年不言其謹如此然安知他日之不少忽哉所以傅說拳拳於此甲冑之戒衣裳干戈之戒其意亦然蓋當是時商道不振諸侯或有不朝貢紀綱或有不整肅國勢又

不甚强盛高宗如此資質豈能忍得彼其三年不言眞個是要出來大有爲於天下其志氣勇鋭奮發必欲興動兵戎以討不服而衣裳之賞亦恐不審所以傅説以此四者戒之謂王能信此至於毫釐分明則無有不休者言語必謹則不至於起羞甲冑當理會然後理會則不至於起戎衣裳謹於未出而賞無僭干戈必省厥躬而刑無濫豈不美哉古之王佐與後世直是不同且傅説一見高宗便知其資質隨其資

質而輔導之如良醫治疾的知病之所在而用藥焉
後世為大臣者未必知其君之資質爲如何而欲啓
廸人主宜其不能感動也三代王佐告君一句是一
句一事是一事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
賢
惟治亂在庶官此一句是指示高宗以治亂之所在
言治亂不在乎他在乎庶官之得人與不得人使人

主聞之則用人之際其敢少忽哉何者用一賢者天下固未必便治然而有治之理用一小人天下固未必便亂然而有亂之理歴觀古今治亂之變莫不於此乎決焉明皇開元之治幾於貞觀其所用者姚崇宋璟也及天寶之亂至於播遷其所用者則李林甫楊國忠也故崔羣以為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禄山反為亂之始臣獨以為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由分也蓋不必天下大亂方

謂之亂用非其人則禍亂之端已兆矣諸葛孔明論先後漢之興亡而斷之以君子小人之用舍治亂之分果在乎他哉後世於此等事太畧忽了彼固以爲吾用一賢效未立見用一不賢亦安得遂至於亂不知用得其人者終歸於治非其人者終歸於亂傅說明治亂之理惟在於庶官其嚴如此私昵者私相親昵之人左右近習是也朝廷設官分職所以代天工凡用一人必天下之所欲用者而後可豈可出於吾

一人之私意哉私昵之人人主往往易得偏信輕授以官葢朝夕左右情意狎暱非他人比所以必須致嚴也傅說此言占田地甚闊歷觀自古如漢元帝之私於恭顯哀帝之私於董賢晉武之私於荀勗馮紞皆致大亂是豈可不謹哉自公卿大夫以下此官也公侯伯子男此爵也大凡一職一事有才智者皆能爲之至於建國受爵將以君國子民非才智之所能爲必確然有德者然後可周禮以德詔爵古者於爵

甚嚴故曰爵罔及惡德惟其賢官不及私昵則有才能之人固可官之也至於爵則非惟不及私昵雖才能之人亦罔及也必賢者而後可傅說之論精微如此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凡所施爲皆動也動須當慮善反覆思慮吾之所爲其果是耶必其是者而後可爲也人主一嚬一笑關天下理亂豈可不謹蓋未動之先不能致謹及既動

之後從而更張則難乎用力矣古人有所動作皆是精思而後有爲非如後世輕舉不審及不便於民又從而變易之蠱卦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其精如此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此所謂慮善㪅雖然動固不可不慮善也而尤不可不及時蓋天下固有其事出於善而時未可爲者亦非可以輕舉也試舉一端言之如平康正直強弗友剛克燮友

柔克論至理則不剛不柔固中道也然時乎强弗友則剛不得不勝時乎爕友則柔不得不勝似此類皆然禮時爲大堯舜授受湯武征伐此時之大者也其他事亦必及時而後可吾之動作與其時恰好相當此之謂時易中多說時義義者理所當然時者時所當爲合於義要必及其時合於義此慮善也及其時此惟時也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大禹之聖而猶不矜不伐顔子言志而猶願無伐善葢雖有此善有此能茍矜伐之心一生適所以喪其有而已矣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天下之事何可勝窮皆當有先備有先備無後患如軍旅則當國家閒暇之時思所以爲扞禦之具然後兵戎有備而無侵侮之患矣如田疇則當年穀豐登之時思所以爲蓄積之計然後水旱有備而無凶荒

之患矣似此類皆然非特一端如人才亦須於無事時廣聰明以求之茍事至而求才則亦何及哉詳考傅說所以告高宗其論甚精微告之以從諫又告之以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所以使之當自謙虛也告之以慮善以動動惟厥時又告之以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所以使之凡事詳審也傅說何故以此告高宗蓋高宗高明英特之主也於忠諫之言未必能降心以相從而有諸已者未必不自恃至

於動作之際則又必以爲吾之聰明自足以有爲故其動也未必能慮善又未必及時而預備之具亦恐有不足所以傅説拳拳於此欲其存諸中者常謙謙焉不自足而其應於外者詳審而不敢忽焉嗚呼傅説之意何其深切如此

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凡人心之所偏私皆寵也人主茍有所寵則人斯得以侮之人本無侮我之心爲我寵他所以致得他侮

我不特所寵之人敢于侮我其端一啓凡人皆有侮慢之心矣尊爲天下之君至於爲人所侮焉烏在其爲君也哉所以人不可有所偏私蓋人得以侮之則失君上之體矣人誰無過貴乎能改恥有過之名而執之爲是文過飾非則其過終莫之改所以人主不可恥過居者人之所止也孟子居天下之廣居即此居也又曰仁人之安宅也所謂安宅即此居也書曰安汝止曰欽厥止所謂止即此居也人皆有此居要

不可以須臾離此心有一毫邪思妄念是離其居也發於用者有一毫不當亦是離其居也緜蠻黄鳥止于丘隅丘隅則黄鳥所止之處也人豈可不知其所以安身立命之地哉大抵頓放在是處則得其所居頓放得非其所則失其所居捨其室廬而立乎巖墻之下此豈人之安居也哉得其所居則其心醇一故見之政事亦醇一而不雜焉惟厥攸居惟唐虞三代之聖人盡之漢唐以後皆失其所居矣且唐虞三代

之治純粹如一前聖後聖若合符節此無他其所居之同故也以漢之治而不免於雜霸則大本大原亦可見矣此兩句是至切緊處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祭祀所以爲敬也祭而至於黷乃所以爲不敬禮所以爲治也禮而至於煩乃所以爲亂高宗典祀豐於昵則其祭近乎黷而其禮近乎煩矣高宗孝心之至不知所以然而然却恐好處乃反是病處傅說之戒

將以矯而使之歸於中也商人尊神神者茫昧恍忽何可測度故曰事神則難君子當從事於人道則易若夫事神自然是難夫傅說一旦起於版築便立作相歷時未久也而高宗之病痛至隱至微不可測度處皆明見之其所以告戒無非是箴高宗之病何其智之明歟嗚呼斯傅說之所以爲賢也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

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高宗聞說之論至爲切當故嘆而美之以爲爾之言誠可佩服也然說之意以爲見之明者不足恃將在行之故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欲高宗有踐履之實也高宗恭默思道神交於上帝得良弼於夢中可謂知之矣然但理會得亦不爲至要須見於躬行三代君臣所以相期者必欲至於踐履篤實之地自後世聞見之習日勝而躬行之實始衰其所以不能躬行

亦無他惟行之難爾知之者如知泰山之爲高者也行之者必欲親至乎山者也其難易固自不同是必早夜孜孜自强不息然後方到這田地天下却無見成好底道理此行之所以爲艱也然行之誠艱矣要須不以爲艱務在力行方能有得故傅説告高宗既使之知其爲艱又使之不以爲艱知其爲艱而不以爲艱則必能朝夕自勉躬行而踐履焉豈不能合于先王之成德哉成德者其德純全具備無一毫之過

失無一毫之欠闕也先王者成湯也成湯所以能成其德亦只是知之而能行之觀其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成湯以時而成其德王而誠能不以知之爲足務在力行信乎其與先王允合而無間也惟說不言有厥咎蓋以爲我輔相大臣之職有所當言者固當盡情無隱然我只是說得至於行之却在吾君不言則我之咎行之則君之責也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傅說勉高宗以躬行之實高宗於是自言其所以講學者焉甘盤之適處之至當蓋高宗既為天子苟以師道自居則廢君臣之分盡以臣事君之禮則師道又不尊於此只得去此舊學之法也然在甘盤之計

固爲得而在高宗則失所依故其所以恭黙思道必欲得天下之大賢以繼甘盤之後爾惟訓于朕志則望傅說以甘盤之事也心之所之謂之志不待形之於外方吾有此心而未發爾便當來訓我欲傅說之啓迪此心也觀訓之一字足以見古人受教臣下之意觀朕志之言又足以見古人所以用功者前曰朝夕納誨此曰訓于朕志曰誨曰訓其求教之意甚切何敢以人君之尊自處也後世儼然尊居九重惟我

之是而已其肯受教其臣乎此皆是三代時言語後世則無聞矣酒醴鹽梅之喻皆訓于朕志之事也無麴蘖則雖有秫米不能成酒無鹽梅則雖有魚肉不能成味人主雖有天資茍無大臣輔翼則豈能成德觀此兩句見高宗不以天資為足恃必求作成其天資者交修注家以為非一之義亦通然亦有相接之意精神交孚彼此相接是之謂交罔予棄者毋以我為不能而我棄也克邁乃訓行其言也邁有廣大之

意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充而至于放四海此之謂
邁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
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孔子曰友多聞易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人之所
聞須當廣博多聞則能盡天下之理能盡天下之理
斯能立天下之事將以立事於天下豈聞見淺狹者
所能爲哉雖然既多聞矣又必學于古訓方有所得

隱隱於吾心實有得焉之謂獲聞見臆度非所謂有得也多聞古今皆在其中學于古訓則須當稽古訓又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説攸聞又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蓋恃其天資以有爲目前似未害論其悠久則無此理孟子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知乎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熟味孟子此語人君豈可不稽古有規矩而後能成方

圓有六律而後能正五音規矩六律是從來所有者豈能一日舍哉夫所謂稽古其間斟酌損益固不能無但須當有所考據後世人主皆是不能稽古只如漢之治至於文帝可謂盛矣然只是任他天資做元不知稽古使文帝若稽古則豈但為恭儉之主武宣以下益甚矣窮兵黷武古人有是事乎專任刑法古人有是事乎漢之賢君幸天資多美爾恃天資而不知學于古訓宜漢治之可限也高宗以高明英特之

資必謂吾自能運用一世於稽古處却恐不能所以傅說反覆拳拳於此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

人之志當常謙虛不要高亢高宗天資高明傅說恐其志不遜故告之以遜志高宗可謂敏矣然恐其不常故告之以時敏時敏者無時不敏也如學而時習之無時不習也孟子曰其進鋭者其退速當其退速敏何在哉既能遜志又能時敏然後其所修者源源而來所謂來

非自外來也其學日進如水之至如川之增是之謂來

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

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允懷者常常念此而不忘也既曰允懷於茲又曰念

終始典于學典者常也古之為學者造次必於是顛

沛必於是造次顛沛之間念念于學工夫誠不可有

所間斷也有所間斷不成工夫何則今日為善明日

為惡朝而為善暮而為惡則所謂為善者皆莫之見

以其為不善者所間也惟無所間斷然後其道始積日積則富矣如獲字如來字如積字皆當潛心玩索荀子多說積字如曰積土成山積水成淵真積力久但荀子之所謂積非傅說之所謂積也荀子之所謂積求之外者也觀其以性為惡大本既不明則所謂積者豈非外乎厥修乃來非自外來也道積于厥躬非自外積也惟斆學半大凡教人與受者皆只得一半學記曰斆學相長也教人者必須自用工夫方能

教他人故亦得其半受教於人則他人所得自是他人者我何有焉故亦只得一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此兩句即勿忘勿助長之意念終始典于學勿忘也厥德修罔覺勿助長也苟助之長自外求之豈能罔覺也哉楊墨之仁義於陵仲子之廉皆助之長者中無所得故於外面别討一箇道理至于德日益進不知其所以然是非助長者所能爲也夫至於厥德修罔覺亦云可矣以此而運一世何慮不足然

傅說之意以為是雖可以無過於今而未必無過於悠久故必使監于成憲然後能永無愆矣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旁招者不特求之朝廷之上幽隱僻遠之處無往不詢訪之廣蒐博取以為用是謂旁招後世宰相皆於此處欠闕見成在面前者便使更不曾去搜求若是見成在面前則又何必宰相也哉傅說告高宗只使之務學其所以自任又不過求賢蓋君相不必一一

親天下事君能務學相能求賢人君盡人君之職分
宰相盡宰相之職分天下之不治未之有也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内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
臣惟聖
武丁未立之前商道衰微諸侯皆不朝商史記畧見
之矣高宗一出普天之下翕然皆尊仰之孟子所謂
武丁朝諸侯有天下是也觀高宗恭默思道三年不
言既得傅説所以資其輔助者深切如此天下安得

而不尊仰然高宗非敢自居舉而歸之傅說之功以爲使天下咸仰我德者皆爾風動之所致也今夫風之爲物其來也無迹其鼓舞萬物也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古人治天下使天下皆靡然從之而不知其所以然亦猶風行而草偃也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在虞書則曰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古人治天下須至

風動處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

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

作者興起也舜歌曰元首起哉起即作也以伊尹賢聖周旋於成湯左右使成湯進德修業常奮發興起而不能自已是之謂作若委靡怠惰而無振起之意豈所謂作也哉孟子言伊尹欲使是君為堯舜之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以厥后弗及堯舜為已之恥是使是君為堯舜之君也以一夫不獲為已之辜是使

是民爲堯舜之民也故曰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觀此數句可謂任矣佐佑我之烈祖至感格上帝所謂惟德動天是也欲識宰相職業當于此處看使其君則爲堯舜之君使其民則爲堯舜之民輔佐人主能感動上天如此而宰相之職盡矣三者之不盡豈所謂賢宰相哉三代輔相之職業全在此處觀伊尹平日所期如此其立志之遠大如此宜其功業之偉然也所以太甲不賢寧犯不韙之名而必欲使之至

於克終允德蓋未至于此只是不肯住

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觀此可以見高宗之志夫以伊尹期傅說是高宗以成湯自期也欲傅說與伊尹爲一是欲巳之與成湯爲一也必欲與成湯爲一其志之大何如哉孟子所謂大有爲之君其高宗之謂矣大抵有天下之大志斯有天下之大功人之立志譬猶射之有的也射必至的方可言中人之所志須當自期于聖人高宗以成

湯爲的而又使傅說以伊尹爲的高宗真所謂有天下之大志者哉古人立志未有不期至于聖賢者顔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孟子曰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是皆以舜自期也蓋天下事無可爲之理則固不可以强爲爲聖爲賢皆分内事特不爲爾非不能也古人所以自期於聖人只爲見得這道理破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

人主非得賢人則誰與共治天下賢者非遇聖君亦豈肯苟食其祿自古有志之士不遇明君寧終身飢餓而死决不肯輕食其祿所謂惟賢非后不食也此皆是責傅說之辭其意以為爾若不盡心以輔導我則我必有闕德爾亦不肯食我之祿矣

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

紹者比隆也成湯有此聖德高宗又相接而與之比隆是之謂紹永綏民者與斯民為長久無窮之計也觀

永之一字足以見三代治道與後世不同後世但只僅了目前古人必欲為久遠不拔之計

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對揚注家以為稱揚其說未盡揚者舉而揚之也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對揚文武之光命說拜稽首對揚王休皆克盡此道豈止稱揚之而已且高宗以至大至重之責屬之傅說說佩服此言必克盡此道所謂揚也苟君以此命我我廢其命不能舉而行之則豈所謂揚也哉其義甚深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已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

高宗祭祀豐于暱薄于遠正當祭之時而有雊雉焉蓋天以此警之注家以為雊于耳者以其不聽之故此說失之拘要由于廟中無人任其事所以飛雉得入蓋天以此警高宗其意若曰一念簡忽宗廟之禮必有不備所以野處之物得升鼎耳雊雉之升鼎高宗此心之所致也學者要當以意逆之

高宗肜日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

祭之明日又從而祭之故謂之肜商曰肜周曰繹一也夫既祭而又祭古人果何意哉蓋誠意不要散故爲是者所以存其誠意於不散也祭義曰詩云明發不寐有懐二人祭之明日明發不寐享而致之又從而思之此意味甚深長雖然是特見於祭祀一事爾古人用心大抵皆然大而治天下亦如此小而一事

一物亦如此且治天下雖是治功已成豈可便萌怠

忽之心耶

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民中絶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格者至也至道之王也書曰天壽平格又曰格人元龜皆到地底人言古之格王凡事皆歸於正今典祀豐于昵則其事爲不正矣天日日監觀下民皆有常

道也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之天民也民自絶其命爾蓋人之生也皆可以壽考皆有長年之道特人自絶之人徒見顔子之夭盜跖之壽遂謂夭壽之不存乎人伊川先生嘗言之矣造化之大豈可以一二人論哉洪範九五福一曰壽論語曰仁者壽中庸曰有大德者必得其壽則壽考豈不在人乎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以孚命而正其德矣孚者確然可信之命也善者必福惡者必禍明命凛然可畏使民用力

於爲善而不敢爲惡是所以使其德歸於正也天命之可信如此而民乃曰天命其如我何其不畏天如此此所以爲無知之下民也賢聖之君則豈可若是哉灾異之來必恐懼修省思所以消天譴可也祖已不正指人主言假民以爲喻言小民不知畏天所以爲小民賢聖之君當如之何高宗於是必黙有會於心者矣古大臣告君未必皆一一正言直指只是使人主自有會於心孟子告齊宣王託妻子於友而凍

餒之士師不能治事而繼之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伊尹告大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而繼之曰嗣王祗厥身念哉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此古大臣告君之法也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此數句是告高宗以為人主只當理會民事不可只理會事神禮煩則亂事神則難人主之治天下當略於神而詳於民略於神者非固簡略也詳於民事乃

所以事神也隨季梁所謂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孔子告樊遲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傳曰國將興聽於民國將亡聽於神皆此理也事神且不可而況豊於昵乎王司敬民此是論人主職事蓋天下之民皆天之所生也民是天之所生則皆天之嗣也人主果知天下之民皆天之嗣則如之何而可不敬古者使民如承大祭懔然如朽索之馭六馬獻民數於王王拜而受之登于天府其敬之也如此蓋知其

與吾同體非特我天之所生天下之民皆天之所生也嗚呼祖已之言何其深切若是歟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彼其盡以臣事君之禮殷未有疑周之心到得後來戡黎黎黨紂爲惡者周乘勝而伐之故殷始咎周觀始之一字則知前乎此殷未嘗疑周也常人見此事亦未必知恐懼祖伊殷之忠臣見事窮勢迫其心甚恐奔走而告于受

此西伯戡黎之所以作也

西伯戡黎

西伯既戡黎

西伯或者以爲文王或者以爲武王謂之武王者葢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必無戡黎之事不知詩言既伐崇墉崇墉黨紂爲惡者既伐之矣黎亦黨紂爲惡者則安得而不伐耶故雖謂之文王亦可

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絶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廸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卽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國之興亡治亂古人每於格人元龜而斷焉武王之伐殷也有亂臣十人朕夢協朕卜周公之伐三監也

民獻有十夫予翼卜陳惟若茲盤庚遷都亦惟及篤敬之人恭承民命卜稽曰其如台蓋常人所言亦未必是格人者至人也其言無有不當人之所言未必無私鬼神之心無一毫之私所以古人舉事與夫占國之興亡皆于此乎決今格人元龜皆以爲不吉則天之棄我命亦斷可知矣豈是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爾紂日夜荒耽于酒未嘗安寧而食故曰不有康食虞度也淫酗肆虐豈天性所有之事

乎今而若此則不虞度乎天性矣故曰不虞天性淫荒之人所行者皆非常道故曰不廸率典至于民欲與皆亡則其危亡可立而待也祖伊以此箴諫于紂而紂乃反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夫貴賤貧富固是定命窮而爲匹夫命當爲匹夫也貴而爲天子命當爲天子也謂之非命則不可然只如此說亦不得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又須知此亦是天命始得且如人之壽夭固有定命苟恃吾

有定命而残生害性之事無所不爲則天雖欲與之壽其可得耶尊爲天子誠定命矣苟肆行無道則天下人心皆叛之天雖欲使久居尊位又可得耶紂只緣不合認這箇是天命以爲命當爲天子雖無道亦弗能奪也不知天命固不可如此論我生不有命在天此一句是紂爲惡之根源故祖伊以爲乃罪貫盈皆參列于上矣乃能責命于天乎殷即今喪矣凡其所爲皆底于成功矣大凡事之成者或善或惡皆謂

之功必將就是邦受刑戮焉故曰不無戮于爾邦武王勝殷殺紂則果如其言也觀祖伊之言全無君臣之分幾于不遜矣然不如此無緣感動所謂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苦切而言之庶幾有可挽回之理此可以見忠臣愛國為君之心雖然祖伊盡言極諫如此而紂終不怒東坡以為後之人君有不如紂者多矣其言非不甚善殊不知人主拒諫者固可慮聞諫而不喜亦不怒尤為可憂蓋一時拒諫後恐有悔若

言藥之而耳如不聞則無可望矣李德裕丹扆箴曰忠雖不忤而善不從以規爲瑱是謂塞聰此古今人主之大患也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天命天之道理也在我者不循道理先自錯亂則天命亦從而錯亂矣父師箕子也少師比干也微子至此而去故作書而誥此二人也前乎此三人者居紂左右其所以諫諭之者蓋無所不用其至矣觀孟子

所謂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則知其委曲彌縫凡可以盡其誠者無所不極其至然紂終於不悟終於不可感動故微子作書誥二人而欲去焉夫微子紂之親兄也爲國家宗臣捨其君而去此豈得已哉然在微子不得不去何則微子帝乙之元子帝乙之未立也生微子其既爲天子也生紂以微子爲妾之子而不立於是立

紂焉若論道理則統承先王者微子也微子以爲商家之亡已不可救矣紂既滅則商家之祀豈不於是而墜乎故不得不去庶幾他日可以承先王之統焉故微子之去非爲一身也爲先王也

微子之命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

興相爲敵讐

殷其弗或亂正四方言其必不能亂正四方也商家賢聖之君前後爲最多孟子所謂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書亦言自成湯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恤祀故曰我祖底遂陳于上言我祖之成功皆陳列于上我今乃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無小無大皆好草竊爲姦爲宄卿士之所相師者皆非法之事凡有辜罪則藏匿之不可得而獲小民方興爭鬭

而爲雠蓋自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數人之外上自卿士下至小民無一人好了大抵人主天下之本也本既錯亂其下皆錯亂天生民而立之君使之巍巍據九重之上果何爲哉蓋欲以治天下之民也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民本易得爲亂爲有主之者所以不敢發主既一亂其下何所不至是以自古有道之朝人主端拱於上朝廷百度莫不脩舉則天下之臣民亦莫不聽從所謂惟天聰明惟聖時憲

惟臣欽若惟民從乂也

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

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案以上袁氏解永樂大典原闕